



Le Génie de l'Inde

印度製造

探索現代印度的
文明密碼和智慧

Jay Sorman

——著 吳志中·王思為——譯

文武·羅致政——隆重推薦

印度製造：探索現代印度的文明密碼與智慧/
索爾孟 (Guy Sorman) 作；吳志中、王思為譯。
—初版。—臺北市：允晨文化，2009.01
面：公分。—(當代叢書；21)
譯自：Le génie de l'Inde
ISBN 978-986-7178-78-7 (平裝)

1. 文化 2. 社會生活 3. 印度

737.08

97024046

當代叢書 21

印度製造 (Le génie de l'Inde)

— 探索現代印度的文明密碼與智慧

作 者：索爾孟 (GUY SORMAN)

發行人：廖志峰

譯 者：吳志中、王思為

責任編輯：楊家興

美術編輯：劉寶榮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網 址：<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asian.culture@msa.hinet.net

服務電話：(02)2507-2606

傳真專線：(02)2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印 刷：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2009年01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350元

ISBN：978-986-7178-78-7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Le Génie de l'Inde
印度製造

探索現代印度
的文明密碼與智慧

Guy Sorman

索爾孟—著
吳志中・王思爲—譯

〈推薦序一〉

一個不可思議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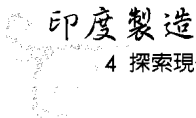
1947年8月15日的午夜，尼赫魯站在新德里的紅堡，發表一篇流傳歷史的獨立演說：

在很久以前，我們曾經和命運有過約定，現在履行誓言的時候已經到來。

當午夜鐘聲響起，全世界正在沈睡的時候，印度將甦醒，起來迎接生命與自由。

其實，這一天，印度一分為二，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同時宣布獨立，整個國家立刻出現充滿暴力和恐懼的大移民潮。大約有五百萬的印度教徒和錫克族從西旁遮普移往印度，同時約有五百五十萬穆斯林向反方向移動，領土分裂造成一億五千萬人流離失所。但令人驚奇的是，兩個新政府雖倉促執政，但卻很快速控制情勢，安排難民重新定居，並且還能為自己政府重新樹立權威性和合法性。

年輕時代曾在印度服役的邱吉爾，在他主管印度事務的時候，曾經說過，「印度只不過是一個地理名詞」，當印度宣布獨立時，英國人都



在懷疑這個國家到底能撐多久。這個南亞次大陸，歷史上出現三個帝國，但從未統治全部土地。獨立前的印度共有五百多個土邦，它永遠處於分裂狀態，許多人譴責英國在印度實行分化統治，對英國有點冤枉，事實上，這是一個世界上人種、物種、文化、宗教、語言，最多元的國家，可以說是人類學和文化宗教學的博物館。這樣的地方要整合成為真正的國家，是一件了不起的政治工程，但這個工程（project）尚未完成，至今仍然是一個 A Nation in the Making。

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墨西哥作家帕斯（Octavio Paz）形容，「印度是一個國協（commonwealth），一個邦聯（confederation）」，他曾經在印度擔任六年大使，對印度的國家形成過程有深入研究，因為從傳統角度來看，印度成為一個統合的國家，真是奇蹟。如非尼赫魯堅持民主主義和世俗主義，採用地方分權和多元包容的政治架構，這個國家隨時都有解體的危險。從這個角度來看，印度實行民主體制是現實需要，且是唯一出路。

印度十一億人口之中，包括一億五千萬穆斯林，印度教對穆斯林的歧視，經常演變成暴力衝突。激進的印度教徒想要把印度變成「印度教徒的印度」，但是世俗主義者堅決反對讓這個國家變成政教合一的「印度斯坦」，幸運的是，印度至今沒有出現以穆斯林為號召的政黨。印度有百萬大軍，但軍隊和文官永遠政治中立，國防部長均由文人出任，司法界貪污嚴重，但是政治上不受黨派操縱，加上言論自由，媒體十分發達，印度乃成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

最不可思議的是印度的種姓制度，在每一個種姓之內又分成許多次種姓，穆斯林也受此影響，許多人改信佛教和基督教以脫離種姓枷鎖，尤其是不可觸賤民階級「達利特」(dalit)，政府規定20%大學名額和公家機關的工作必須保留給達利特和原住民。許多賤民憑自己的才智變成中產階級，1977年印度出現第一位賤民總理納拉亞南，證明種姓社會的流動性。但是，民主制度如何與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和平共存，而不發生革命，這是一個了解印度的關鍵問題。

法國作家索爾孟繼承羅曼·羅蘭和托克維爾的知識份子傳統，從文化、哲學、宗教、歷史各種角度分析印度這個國家的形成(the idea of India)，全書中透露法蘭西獨特的抽象思考和文化省思，和許多有關印度的著作比較，更顯得其知識淵博，以及見解之深刻。這是從歐洲觀點看印度，最具特色的一本書，值得再三品味。

司馬文武

〈推薦序二〉

印度學

印度，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發源地，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國家，核武國家俱樂部的成員，也是所謂「金磚四國」(BRIC) 的其中之一，更是出產電影數量和售出電影票數居於世界第一的國家。

印度能孕育出偉大的詩人、文學家、哲學家泰戈爾，也造就出倡議跟推動非暴力公民不合作運動的聖雄甘地，印度數理人才世界一流，更是重要英國文學獎項的常勝軍。但令不少人無法理解的是，一個擁有11億人口的國家，卻被評為表現最差的奧運參賽國，印度至今只會獲得十餘面獎牌。當然，印度還有那讓外人很難想像的複雜「種姓制度」。

對多數的台灣民眾而言，印度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度。近年來，國內報章雜誌對於印度的報導，搭著印度崛起的客觀現實，一夕之間多了起來，跟印度相關的產官學計劃如雨後春筍，赴印度考察觀光者亦絡繹不絕。同時，關於印度的研究報告跟書籍，也開始在學術會議場合或者市面上出現。台灣正掀起一波所謂的「印度熱」。

不過，這股「印度熱」如果沒有「印度學」做支撐的話，那很可能



會像過去的蛋塔熱、甜甜圈熱一樣，最後只有五分鐘流行熱度，而且只是皮毛認識、難以細細品味。光靠閱讀商情簡介、雜誌專題、電視報導、甚至是旅遊書籍，就想去印度淘金或者尋幽訪勝的人，都可能不小心會被吞噬或者沈戀在這個謎樣的國度裡。

《印度製造》這本書，用淺顯易懂的文字，生動活潑的敘述，有條理且有歷史縱深地為讀者解開印度之謎。本書最大的特點是，相較於市面上多數以盎格魯薩克遜（英美）觀點所呈現的印度面貌，或者是印度作家對自己國家的嘗試剖析，《印度製造》則是透過法國作者的眼睛去認識瞭解印度。讀者隨著本書作者的筆觸去領略印度，將是一種不同的體驗，也是另種看世界的方式。

譯者吳志中及王思為教授，兩位都擁有留法的博士學位，不僅具備無可挑剔的法文能力，更有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的深厚專業知識，翻譯本書「信、雅、達」兼俱。當前台灣學術界，在翻譯著作幾乎沒有任何學術加分的情形下，兩位作者仍願意犧牲個人時間精力，為提升國人的國際視野積極付出，實在令人十分感佩。

最後，希望透過《印度製造》中文版的問市，讓台灣不僅能感受到「印度熱」，更能開始擁有「印度學」。

東吳大學政治系主任／民視「台灣看天下」主持人、公視「全球現場」主播評論

羅致政

新版序 市場革命的印度

談到印度，首先並且也是最重要的事，就是這個國家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民主制度正是將其人民串聯在一起的因素。從北方藍眼睛的穆斯林種族，到南方黑皮膚的伊斯蘭、印度教和基督教徒，民主思維是他們共通的特徵。除此之外，能將他們團結在一起的事物真的很少，因為印度在信仰、文化、語言及種族方面的多元化是讓人無法參透的撲朔迷離狀態。在十八世紀時，歐洲的哲學家曾經試圖探索印度宗教的多元及複雜性，在同時也驚訝於印度人能同時尊崇這麼多神祇卻沒有宗教上的相互衝突；伏爾泰和其他幾位哲學家使用容忍主義（*Tolérantisme*）一詞來形容印度的宗教；十九世紀時，英國人創造印度教（*Hinduism*）一詞，試圖將印度宗教的特色與西方的觀念相結合，但是卻無法清楚表達出其教派的分歧性。

的確，印度文明並不適用於既有的定義。我們以現代中國為例，一個內部民族相似性遠比印度高很多的國家，卻是使用暴政的力量將所有的人民串連在一起。相形之下，在印度則是所有國民的力量讓印度人團結在一起。我們要為此感謝英國及其殖民嗎？並不盡然。繼一八四〇年代《美國的民主》一書的出版之後，托克維爾將其關注移轉至英國對於印度當地民主制度如何運作之報告。在印度的地方村落，通常會選出由

五位長者組成的委員會，也就是所謂的村莊長老會議系統（Panchayat），就如同西方的地方議會一樣，他們以相似的方式去處理社群中的所有事務。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民主思維是普世價值，只不過是以不同形式呈現？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當托克維爾準備動身前往印度旅遊時，卻罹患了肺結核。如果他完成了這趟旅程，我們的世界也就可以享受托克維爾的另外一項偉大的著作成果——《印度的民主》，因為這一未完成的鉅著是可以視為《美國的民主》一書的補充說明。而且，很可能在托克維爾的充分說明比較之下，關於東方價值和西方民主之爭論也許就不會發生。

英國人離開了印度，但他們建立的民主機制卻依舊存在，如同他們在肥沃土地上所做的耕耘。

民主體制為印度帶來穩定，使其成為唯一一個沒有因內戰或革命而四分五裂的後殖民國家。然而，民主體制卻不會自動地產生經濟成長。後殖民時期的歷史顯示，政治自由和經濟發展是以不同的步伐在演變著。直到1991年，印度雖然是民主的，但經濟卻停滯不前；從另一方面來說，威權的中國卻自1978年開始不斷成長著。這並不是意味著威權體制是經濟起飛的先決條件，反而是證明，不論政治體制的性質為何，自由市場才是經濟成長的關鍵。印度的領導者花了四十年才領悟到這一點。在1991年，印度市場開始自由化之前，印度的經濟發展停滯了四十年。但是在此之後，印度變成了全球經濟的一部分。

從1947年獨立之後，一直到八〇年代末期，印度的經濟成長率大約



是3%，幾乎沒有辦法配合每年2%的人口成長率，因此，印度人實質的收入並未上升。然而這樣的現象，由印度和外國的經濟學家看來，竟然似乎是再自然不過了。這些專家語重心長地談到有名的印度成長率，他們的預測值都大約落在1%。整體來說，他們認為印度沒有錯誤的經濟政策，印度的經濟發展必須融合印度的社會風氣。很不可思議的是，英國資本主義制度下訓練出來的公僕，竟然能在封閉經濟模式的管理當中，還有差強人意的表現。印度這個國家的金融或多或少稱得上是健康的，惡性通貨膨脹對社會並沒有造成太深遠的影響，也並未造成重要的金融危機。

共識之下的停滯不前

在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以及他的女兒甘地夫人的治理之下，由於他們認為其所採取的政策是順應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在走，因此自我滿足的感覺甚至空前強烈。發展學派的學者及主要的國際機構都認同印度這個國家之社會民主主義、其計畫性與獨立自足經濟政策的價值。這就是普雷維什學說（Prebisch doctrine），以一個在這個課題上享有權威的智利經濟學家而命名的；這個學說結合了英國式的社會主義、凱因斯理論、蘇聯模式以及近來第三世界去殖民化的國家主義。印度切實地遵守這個公式。當印度關閉邊界時，工業被劃定為國家所有。但是這樣的政策也有利於少數的私人企業，特別是塔塔企業集團（Tatas）和畢爾拉



企業集團（Birlas）這兩個印度著名的大公司。爲了感謝他們當初對爭取自由所做的努力，他們所獲得的回報就是盡情享受國內市場被它們近乎壟斷的情況。四十年過去了，畢爾拉幾乎是印度唯一的汽車製造商；而以老式英國奧斯汀汽車爲其風格的大使牌（the Ambassador）汽車，就如同前東德的塔奔（Trabant）汽車一樣，是印度自給自足的象徵。甘地的最後一個弟子也很滿足地說：聖雄是贊成自給自足並抵制進口。

當年的尼赫魯就很欣賞蘇聯對去殖民化政策的支持，同時也很佩服其看似強大的工業力量。尼赫魯因此很認同列寧認爲國家必須控制經濟之制高點的想法，並且將之引進印度的發展策略。印度經濟發展裡的關鍵部門，例如工業、能源和交通，後來都被印度政府國有化，並且進行蘇聯風格的管理模式。因此，印度的工業產品生產昂貴、技術落後，卻是國有的。但是，很有趣的是，這些以英國工黨的模式，由國家聘請的印度籍經濟學家，卻被認爲是極爲明智的計畫者。他們爲印度計畫型經濟發展所設計之理論的優雅與複雜性爲他們贏得了學者的桂冠，然而這些極爲閃亮耀眼的計畫操作演練卻背離了人世間的現實面。沒有一項印度人設計的經濟計畫曾經實現過他們預設的目標。尼赫魯和他的女兒甘地夫人在西方是被尊崇的，但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對他們的統治評價則是意見紛歧。然而，無論如何，他們分化其反對者的藝術是非常高明的。

即使是在社會主義信仰的階段，一股強烈的自由主義思維仍然在整個印度蔓延。他們由一群小貿易商和生意人形成的團體爲代表所形成，

並且很自傲地稱呼自己為「憎恨尼赫魯的人」。在八〇年代，他們支持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一個以市場為主要導向的國家主義，並且主張復甦傳統印度價值的政黨。印度人民黨在1998年掌權，但卻在2004年敗給了國民大會黨所領導的政黨聯盟。

實行社會主義的印度因為其領導者並未將土地國有化，而曾經避免最糟的情形發生。一般而言，土地國有化的政策是極容易引起絕大多數農民反抗的一個階段。如果印度能免於飢餓，這必須要歸功於農民，以及六〇年代的綠色革命。所謂綠色革命是指一個美國農業學者諾曼·勃洛格（Norman Borlaugh）（他在1970年獲頒諾貝爾獎），和他的印度籍弟子史瓦名納坦（M.S. Swaminathan）所引進的新小麥和稻米的種子，使得農業的生產量在十年之間達到了雙倍的生產結果。印度從原先的農業貧瘠轉變為農業生產量自給自足，同時還可大量輸出的農產出口國。然而，到了九〇年代，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和國外的經濟學家卻對綠色革命所造成的貧富不均的結果進行批評。這其實也是事實，新的農業生產品種的引進種植，確實造就了某些企業家的快速致富。

先將過時的批判擱置一旁，綠色革命的主要成效在於：在西元2000年的時代，印度人口雖然較1947年多出一倍，其所消耗的卡路里平均攝取量也多出一倍，但是卻能夠自給自足。馬爾薩斯（Malthus）的觀點被認為是有錯的¹：因為印度的經驗讓食物的生產速度快過人口成長率，

1 馬爾薩斯（Malthus）生於1766年英國，是世界著名的人口學家與政治經濟學家。他說：一個國家的糧食呈算術級數增加，人口呈幾何級數成長，當人口成長超出食物供給之負荷時，會發生像戰爭或饑荒來減緩人口成長。



而且當食物的供應日趨成長，人口成長的速度也跟著減緩。綠色革命同時也讓經濟學家噤聲了。在中國，政府進行嚴厲的生育控制政策，是爲了良好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就真正的事實而言，發展被證實是一個更有效的避孕方式，勝過於印度當年的總理甘地夫人在1975年實施的強制節育政策。我們更發現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國家發展是在進行當中，父母們就會自動地減少生育，比他們的政府更爲理性。人民在評估未來的展望時，會認爲在少數孩子上的教育花費似乎是一項更好的投資。就如同在現在的共產中國裡，當強迫進行生育的控制政策，僅僅是爲了國家發展而執行，其真正的結果似乎往往無法促進經濟成長的政策目標，而只是確保了對國家人口數的控制。例如，家庭計劃政策在中國是一個讓政府官員增加收入的簡單方式：人民可以違反規範，只要他願意讓官員有油水可拿。在印度也是一樣，政府官員常常爲了更普通的理由而貪污。

證照管理制度

「證照管理制度raj（raj，印度語中爲主權、統治之意），是沉睡中的印度一項異常的制度」，在哈佛受過教育且爲寶僑印度分公司的前任執行長達斯（Gurcharan Das）再三強調。他目前也是印度版《時代雜誌》的專欄作家，其世界著名的著作《解開枷鎖的印度》（*India Unbound*）曾登上世界暢銷書排行榜。他在他的著作中熱切主張自由市場的理想，他

堅信印度的光芒正在綻放，並且逐日更加耀眼。達斯認為，直到九〇年代早期，印度還只是實施證照允許制度的地方，比自給自足和國有化更糟糕，事實上這項制度必須為國家的停滯發展負相當大的責任；不論多小的公司企業都必須通過行政上的允許才能建立。但是，一間公司的企圖心越大，它取得證照的過程就越困難，因為它往往必須打通所有政治行政階層的上下關節。如果你想要開店或是工廠，你就必須要賄賂所謂的「表決部隊」。很自然地，印度的高層領導者也以看似合理的論述捍衛著這個體系：他們認為捍衛所有印度人平等的工作權，以及建立各區域之間的合理分工是身為印度領導人最主要的關注，因此，如果缺少證照管理制度，一些企業或者比較被動的人就會忽略經濟發展不好的一面，最後會致使社會和區域的不平衡發展。然而，事實上這樣的制度導致了一堆空泛政策影響國家施政的優先順序，而企業努力經營的精神則不復存在。達斯這麼認為：在加拿大、美國和英國的印度裔廣大人口社群，存在有相當大的比例是經濟上的難民，他們都是為了要逃避印度政府的證照制度，而前往其它地方碰運氣。

證照管理制度在1991年崩潰，而印度的經濟發展也在這一年開始起飛。這個證照管理制度為何持續了這麼久？印度的領導人孟德·辛·阿錄瓦利亞（Montek Singh Ahluwalia）答道，這個制度被知識份子的思維巧妙地隔離了。孟德·辛是印度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中央政府計畫委員會的主席。他說，尼赫魯或者是甘地夫人，注意到了亞洲四小龍——南韓、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的興起，卻小看了他們，認為他們只是小國



家，只是美國的附庸國。印度怎麼可以跟這些小矮人相比？同時在另一方面，蘇聯直到解體前都是非常被印度所敬重的國家。中國才是印度的主要敵人。而中國一直到八〇年代之前，其國家發展始終落後於印度。

孟德·辛繼續強調說，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起飛，撼動了印度的驕傲自滿。而且，當中國開始向全世界開放其市場，並且讓企業自由競爭的時候，印度才真正覺悟到他們自己國家的停滯不前。

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²是體認到這重要缺失的第一個印度領導者。他於1984年到1989年間擔任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不同於在他之前的印度統治者，這個「甘地」是一位以四海為家的世界主義者。他不全然是一位政治家，他進入政治圈只是個意外，是由於他母親被暗殺而時勢所趨的。他長年待在国外，但當他回國時，卻驚訝於所看到的一切。在印度，一切都是停滯不動的，甚至連打通電話都很困難。拉吉夫徵召了孟德·辛·阿錄瓦利亞和曼默罕·辛（Manmohan Singh）兩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一個在美國受過教育，另一個則是在英國牛津念書。從此之後，印度的經濟開始發展了。首先，印度的航空運輸開始自由化。國有的印度航空失去了它的獨佔權，私人公司因此興盛，證明了即使是在印度，自由市場還是有效的。然而，印度的官僚體系依然沒有

2 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 1994-），生於孟買。他是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的孫子，第三任與第五任總理甘地夫人的兒子。拉吉夫·甘地本來對政治沒有興趣，只是嗜好駕駛飛機。他在1968年與義大利人Sonia Antonia Maino結婚。1980年，拉吉夫·甘地的大哥桑賈伊（Sanjay）在一項飛機失事的意外中喪生，他的母親甘地夫人則在1984年被暗殺。拉吉夫·甘地隨即繼承其母親的政治事業，被推為國民大會黨的主席，並且當上印度第六任總理。他在1989年選舉失敗下台，不幸的於1991年被泰米爾恐怖份子暗殺。